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
第四十七回 椿齡女劇演紅香圃 薛寶釵夢登芙蓉城

卻說其時大學士周瓊死了，賈政等與各親友都去弔喪，內裡王夫人等也過去打祭。周府中王公侯伯及各位大小官員總來打祭，門前素車白馬，擁擠不開，皇上賜諡賜祭，熱鬧非常。大周姑爺丁艱在家。甄應嘉便奉旨調補了都察院左都御史，所遺戶部尚書員缺著賈政升補。賈政由工部侍郎現升了戶部大堂，各親友及大小官員都來賀喜。

恰值薛苑蒼生了一子，賈政大喜，取名賈祉。湘雲、岫煙、寶琴、巧姐、月英、綠綺等俱來賀喜，惟探春在重服新喪沒來。

邢夫人、尤氏、蔣氏、胡氏、青兒、小紅、椿齡、鶴仙等過來了。大家俱到瀟湘館內，先到房內看了看小孩兒，便都道：「我們人多，總在屋外坐罷，省得在屋子裡頭鬧的慌。」於是，都在外面坐了。湘雲道：「這祉哥兒相貌就很富態，生的還快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昨兒一早起來，他就告訴我肚裡有些疼，我就給他料理，一切預備停當，接了姥姥過來，到了午初就生下來了。」岫煙道：「生的快，大人就不很吃力，也易於調養了。」

寶琴笑道：「想起我們姊妹們，頭裡做姑娘的時候，總在這園子裡頭一塊兒玩的。這會子，我們姐姐倒有了孫子了。真是不覺得日子怎麼樣就這麼快法呢！」湘雲道：「說起頭裡的話來，已是二十多年了。我們漸漸兒的都要老了，都是四十上下的人了。我們珠大嫂子自來比我們年紀大，今年也將近五十了麼？」李紈笑道：「我今年五十二了，那邊大嫂子今年都五十九了，明年就六十歲了。」

湘雲道：「大嫂子前年就過了五十大壽了麼，怎麼我們都不知道呢？」巧姐笑道：「前年姑媽們都到這兒來拜壽的，怎麼倒忘了麼？」岫煙道：「大嫂子生日是九月裡，那年杜大爺叔姪兩個中了舉，我們都來道喜，就順著拜壽，那會子喜壽並作一起。史大妹妹想是只記得喜事，就把壽事忘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是的，我想起來了。我自來這記性就很平常，明兒到了老太太的年紀還不知道是怎麼樣呢？」

平兒道：「頭裡看著他們這一起小孩子漸漸兒的會走、會玩，就很有趣兒。怎麼這會子孩子倒又養了孩子了？我們這一班的人眼看看的都要抱孫子了。小孩子們就把大人都催老了呢！」寶釵笑道：「連周姑姑都要抱孫子了，我們姑嫂妯娌們漸漸兒的該稱老太太了。」說著，大家都笑了。

這日外面祭禮堂上開了大戲，裡面園子裡榆蔭堂上是八角鼓兒。王夫人陪了薛姨媽、邢夫人、湘雲、岫煙、寶琴、巧姐、尤氏等大家都到榆蔭堂聽唱。薛姨媽、邢、王二夫人等都嫌聽戲很鬧的慌，倒歡喜聽八角鼓兒打皮扣有趣兒。

馬氏、秋芳、梅冠芳、月英、綠綺等都不愛聽八角鼓兒，便悄悄的拉了小紅、椿齡、鶴仙到蘅蕪院來，叫丫頭搬出笙笛鼓板，要椿齡唱曲。椿齡道：「三孀娘和嫂子們教我唱，我怎好不唱的麼，就是丟了二十年，都沒很理過，只怕唱不上來呢！」馬氏道：「你是自小兒專心學的，怎麼得忘了呢？我們不但要請教你的曲子，還要你走個山勢做出身段來。我們這裡都沒什麼外人，不過大家玩兒，怕什麼呢？」椿齡笑道：「實在丟久了，怕唱不上來，孀娘和嫂子、姑娘們都別要笑。請孀娘的示，教我唱什麼呢？」

秋芳道：「聽見說你的《遊園》很好，我們秋水姑娘也會這一套曲子，教他扮春香，你指點了他的身段。況且，這出的寶白有限，他寶白也是記得的，就只沒有說過。」秋水道：「大奶奶，你先用笛子，走個上場看我可接的上來？有不是的教給我就是了。」椿齡道：「還要把鏡台、衣服預備停當了呢！」說著，便捏出身段，輕輕腳步，上場唱引子：「夢回鶯囀，亂煞年光遍，人立小庭深院。」秋水便也做出身段，上場接唱：

「炷盡沉煙，拋殘繡線，恁今春關情似去年。」椿齡便說定場白，秋水接著把這段寶白說完。椿齡道：「春香與杜麗娘的身段不同，春香的身段要活變，搖擺腳步要輕巧利便，說白要輕快就是了。」

於是，又演了兩遍，便重新妝扮齊全了上場。秋芳道：「這齣戲的行頭不用費什麼事，有了你這個教師，他們儘可以學的。即如《規奴》、《題曲》、《拜月》、《狐思》之類，行頭都是現成的，大家都可以學了玩兒。」因教把小鑼取了出來，於是秋芳吹笛，馬氏彈弦子，月英打鼓板，綠綺吹笙帶打小鑼。

當中地下鋪了紅氈，鑼鼓打了上場，椿齡扮了杜麗娘出來，唱了兩句引子。秋水便扮了春香上來，接唱引子，說過定場白，取了鏡台、衣服過來，椿齡便唱「裊晴絲」對鏡梳妝更衣。底下兩人合唱進園、遊園，一直唱到尾聲「觀之不足由他繾，便賞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」。秋水說白道：「小姐回去罷。」又合唱「倒不如興盡回家閒過遣」，兩個一起下場。大家都說：

「好。」

小紅道：「三孀娘、嫂子、姑娘們都沒聽過我們蓄大嫂子的戲，我倒是頭裡都聽熟了呢。他的戲自來是好的，這會子丟了二十年還有這麼樣，就可見他頭裡的好處了。就是秋水姑娘今兒初次踩氈，有他這好領袖都帶挈好了。」馬氏道：「咱們早就沒想起你來，我們唱的曲子不但沒說白並且曲子不全。」

明兒大奶奶沒什麼事，便請到這兒來，我們都要請你作教師呢。

椿齡道：「秋水姑娘倒很聰明，我一說他就明白了。我明兒教你一出《題曲》。這齣戲又好又不要陪場。」秋水道：「《題曲》裡頭的曲子是《桂枝香》，我雖沒學過，曲文卻是知道的。」

「椿齡道：「既記得曲文，更容易了。」因把手拍著，便教了兩遍。秋芳也沒學過這曲，馬氏卻是有的，便取過笛子來吹著給秋水唱，早會了兩支曲子了。」

秋芳道：「這會子，一時也不能全會，明兒再學罷。我們且大家來各唱幾套，請教大嫂子聽聽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兒，要指點指點呢！」於是，秋芳吹著笛子，馬氏先唱了一套「南浦無限別離情」，接著，秋芳便唱了一套「他媳婦」。椿齡道：

「孀娘和嫂子的曲子都很好，這《諫父》的嗓子，我就沒這麼樣。」秋芳笑道：「沒這麼樣壞啊！」椿齡道：「這『他媳婦』和『裊晴絲』的曲子，雖然都是細的，我這嗓子唱『裊晴絲』還可以唱得，要是唱『他媳婦』，就沒嫂子的嗓子這麼樣好了。」

「他媳婦」比『裊晴絲』的曲子又高些，所以比著就難唱些了。」說著，梅冠芳又唱了一支「娘親教」，原來冠芳過來，跟著大家也學會了好些曲子了。月英又唱了一套「怕奏陽關曲」。接著，綠綺唱了一支「師父道」。椿齡道：「這闊音我雖不能唱，卻聽得出來這小姑奶奶實在唱的很好。這小堂調的嗓子，就圓熟的了不得。」大家都唱過了，因知小紅不會，便要鶴仙唱。鶴仙道：「我頭裡雖然學過，卻沒學會。這會子，久已忘了，更不能唱了。」秋芳道：「既然學過的，好歹總要唱的，便唱錯了又有什麼要緊麼？」鶴仙無奈，只得唱了一支「小春香」。

只見外面平兒、蔣氏進來了，平兒笑道：「好啊！我說你們怎麼都不見了呢，原來躲在這裡唱呢！」秋芳道：「二孀娘，你老人家早怎不來，才剛兒蓄大嫂子還唱了一齣戲呢！你看紅氈子還鋪在地下不是。」平兒道：「他的戲，我頭裡是聽熟了的。這二十年來通沒聽他唱了，怎麼這會子高興又唱起來了呢？」椿齡道：「我原說丟久了，恐怕記不得了。三孀娘和蘭大嫂了定要我出丑，我沒法兒只得旋教了秋水姑娘，同他兩人唱了一出《遊園》。」蔣氏道：「二嫂子是頭裡聽過的，三嫂子是才剛兒聽過了，就可惜我還沒聽過呢！三嫂子，你們先來的時候，怎麼就不叫我一聲兒麼！」平兒笑道：「小孀子，你不要慌，環三孀娘有臉，這環三孀娘難道就沒臉麼？蓄大奶奶少不得也唱一出給你聽就是了。他就便回你，也不好回我的。」

椿齡道：「二位孀娘既不棄嫌，但請包含不要見笑，我說不得獻丑就是了。」因要燭台蠟燭一枝、書一本，「我便唱這出《題曲》罷」。

於是，馬氏會吹這一套曲子，椿齡便扮了小青上場，果然唱的身段神情細膩幽靜，與眾不同。唱到後來兩題詩云：「冷雨幽

窗不可聽，挑打開看《牡丹亭》。世間亦有癡於我，豈獨傷心是小青？」大家都贊說：「好！實在班子裡都沒這麼神情入妙的呢！真是絕技了。你有這麼樣好本領，還不肯唱，豈不白埋沒了麼！」說著，外面丫頭們進來回說：「榆蔭堂上請坐席了。」於是，椿齡改了妝，大家一同出了蘅蕪院，到榆蔭堂來。

李紉、寶釵見了，便問道：「你們都是在那裡玩的，怎麼這一天都沒見你們呢？敢是在那裡鬥牌來不是？」馬氏笑道：

「鬥牌也沒什麼趣兒，我們今兒聽了頂名公的戲，玩的實在有趣。因為鬧著也沒空兒得來請你們兩個的。」李紉道：「你們不過唱了些曲子，翻來覆去不過是那幾套罷了。怎麼又說聽什麼戲呢？」寶釵道：「是了，你們必定是拉了這蓄大奶奶，叫他出場的，是不是呢？」秋芳笑道：「到底二孀娘明亮，凡事讓不過去。這蓄大嫂子說了，明兒常過來教我們呢！少不得也要唱幾出請二孀娘聽聽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他的戲自來是好的，我聽過了多回，這又有二十年沒見了。」說著，大家入坐。榆蔭堂上擺了四席，猜枚行令，直鬧到三更天才散了。次日，湘雲、岫煙等便都各自回去了。

到了臘月裡，小周姑爺又升了禮部侍郎，內外大小人等都去賀喜，又鬧了幾天。早又過了新年。到了四月，乃是平兒、寶玉二人生日，湘雲、探春、巧姐、月英、綠綺等都來拜壽。

時值芍藥盛開，都請在紅香圃裡坐席。探春道：「今兒還有琴妹妹、邢大姐姐都是今兒的生日，故此他們都沒來呢！」寶釵道：

「可記得史大妹妹那年子喝醉了，睡在芍藥花底下石凳上的時候了？」湘雲道：「說起來就像沒幾年的話，那會子也是在這紅香圃裡，行令喝醉了的。今兒又在這紅香圃裡，我可不行令，也不喝酒了。我們且看看花著。」於是，大家一同到外面看時，果然芍藥盛開，有上千的花頭，真是一片紅香，十分爛熳。湘雲道：「韓詩上說的『浩態狂香』，真是不錯。」

這日，小紅、椿齡、鶴仙等也來拜壽，都到紅香圃來。椿齡道：「今兒是寶二叔、璉二孀娘的千秋，我們是特來上壽的，就在這裡演幾出以當祝壽罷。」馬氏、秋芳等便叫人搬了樂器傢伙，並一切應用的行頭過來，當地鋪了紅氈。原來秋芳、冠芳、秋水、綠雲都學會了幾出。

開場便是《掃花》冠芳扮了呂洞賓上場，秋水扮何仙姑，唱「翠鳳毛翎」；轉場便是椿齡唱《題曲》接著，又是秋芳扮牛小姐上場《規奴》，綠雲扮惜春；轉場又是冠芳扮蔡伯喈上場《盤夫》秋水扮牛小姐；下來又換秋芳扮杜麗娘上場《遊園》，綠雲扮春香；轉場又是椿齡扮瑞蘭上場《拜月》，秋水扮瑞蓮，共唱了六出。

探春笑道：「你們學問長進的了不得，不但能唱曲，並且登場，身段、口角、神情還駕梨園之上。我們連唱也不能，真是自慚老拙。你們雖則聰明，真也會樂的很呢！」湘雲道：「祝枝山文士風流，他最喜傳粉登場，雖老梨園都歎不如，真是今兒的光景了。」巧姐道：「自然還有幾齣戲，尚沒唱得完呢！」秋芳道：「還有《狐思》、《廊會》、《跌包》、《長亭》、《番兒》、《喬醋》，因為人多難以轉場，故沒有唱。現在桂大奶奶才學，還沒學會呢，再多兩個人就好了。」

於是，紅香圃裡擺了三席。邢、王二夫人、尤氏等俱在王夫人上房裡坐，不到園子裡來。這裡是湘雲、探春、巧姐、月英、綠綺、李紉、平兒、寶釵、蔣氏、馬氏、胡氏、秋芳、青兒、小紅、椿齡、鶴仙、薛宛蓉、梅冠芳、甄素雲分著坐了。

大家猜枚行令，直鬧到三更多天，方才散了，各自回去。

到了七月，賈社週歲。探春、巧姐、月英、綠綺、尤氏、胡氏、蔣氏都來賀喜添壽，湘雲等俱沒來。這日襲人也在這裡園子裡，有一班女檔子伺候。大家先都到了瀟湘館內，奶子抱出社哥兒，大家接過來引逗玩笑了一會兒。於是，也有金壽星的、也有金魁星的、也有金必定如意的、也有玉鎖、玉佩的，都取出來與社哥兒添壽。宛蓉、寶釵謝了，大家坐下，丫頭挨次送上茶來。

只見那瀟湘館的竹子一片綠陰，映著茜紗窗，分外幽靜。

探春道：「古人用芭蕉繞屋，取名『綠天庵』，那只宜於夏天，春秋天便不足觀，冬天便全然沒有了。那天摩詰『雪裡芭蕉』是只有那幅畫，沒有那件事，怎及這竹子，四時皆好看呢！古人說的好，『何可一日無此君』。那蘇東坡還說：『寧可食無肉，不可居無竹』呢！可見這竹子的綠陰，比芭蕉的綠陰就高多了。記得這裡的名字，原叫『有鳳來儀』，後來林姐姐在裡頭住，才改名叫瀟湘館的。」只見那粉牆上，有個月洞兒，洞外掛著一個鸚哥兒，在那裡叫道：「客來了，倒茶。」襲人指著笑道：「這鸚哥兒有趣，倒也還是頭裡的樣兒。」寶釵道：

「我但到了這瀟湘館，便想起林妹妹來，故此總照他在日的鋪陳點綴，一毫不改。我到了瀟湘館雖然看不見林妹妹，我見了這屋子便猶如是有林妹妹在裡頭的一般，猶如見了林妹妹一樣。

這鸚哥是前年收拾起這屋子就買來的，也教會了好些話，也會念詩的了。」說著，那鸚哥便念詩道：「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這東西有趣，比別的雀鳥都好玩些。那八哥兒雖也會說話，形像是個粗笨的，怎得及他這毛片青翠配著這紅嘴兒好看呢！」巧姐道：「那就猶如這一片綠竹，須要這茜紗窗才映著出色的一樣。」

說著，四個女檔子進來磕頭請安。平兒便問道：「你們叫什麼名字，今年十幾歲了呢？」只見一個大些的回道：「我叫慶喜，今年十六歲了。那一個叫雙喜，一個叫迎喜，都是十五歲。那一個叫添喜，今年十四歲了。」平兒道：「很好，你們都下去好生妝扮去罷。」於是，都請到榆蔭堂上聽唱，邢、王二夫人也到了。四個女檔子唱了一天，賞了八十串錢。席散後，各人便都回去了。

到了九月初一日，桂芳升了翰林院侍讀學士，各衙門及各親友都來賀喜。薛姨媽、邢岫煙、湘雲、寶琴、月英、探春、巧姐、綠綺也都來了。初二日，外面一班大戲，園子裡一班小戲兒。大家都在榆蔭堂上坐了聽戲，唱的是《遂人願》的整本。

寶釵道：「上年聽見外頭唱過這本戲的，我們都還沒聽過呢。這是《雷峰塔》的續本。」湘雲道：「這續本不但能遂人願，卻於情理吻合，關目合宜，通身還不甚支離。就如這『雄黃山』一段，也不厭其重複呢。」李紉道：「聽見今兒外頭唱的是《南陽樂》的整本。這本戲雖沒聽過，卻看見過這本傳奇，是新曲六種裡頭的一種。這算是補天之石，演的是諸葛孔明滅魏平吳，也給這《遂人願》的戲是一樣的意思。」湘雲道：「那是從孔明有病禳星起，天遣華陀賜藥，北地王問病，興師滅魏平吳，功成歸臥南陽的故事。這本戲名為《補恨傳奇》，《遂人願》也是補恨。這麼說起來，今兒裡外唱的戲雖不同，意思倒是一樣了呢。」寶釵道：「每每續書補恨的，其才遠遜前書，以致支離妄誕，便成畫虎類犬，自取續貂之誚。這兩本戲雖不能登峰造極，還算刻鵠類鶩的呢。」

說著，戲上已唱到西湖上和尚《哭妻》的關目。探春看了笑道：「這翻案的文章倒還做的有趣兒。想起頭裡我們二哥哥出家做了和尚去了，各處找尋了年把，合家大小終日哭泣，鬧的家反宅亂。後來我回家來了，就說這都是事有一定，不必找尋了，也不必傷悲，只當沒有這個哥哥罷了。誰知後來，二哥哥有人見他又留了頭髮，不是和尚了。並且優遊自在，已成仙體，身居仙境。大家把這找尋傷悲的心腸，久已丟掉了，坦然毫無罣礙。可見頭裡那些哀痛迫切，都是白撻掉了的。這會子，我們姪兒已發了科甲，入了詞林，又升了官。這也不是翻案的文章麼？將來有人譜入填詞，還不是一本絕妙的好戲麼！」湘雲笑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我明兒閒了就先起稿兒做出這部傳奇來，大家看看，再為更改添補就是了。」岫煙道：「這本傳奇很不好作，為的人太多了，腳色不夠就轉不過來，恐難免掛漏之譏呢！」寶琴道：「人雖多，也只好揀點著要緊的人作，怎能全呢。」岫煙道：「這會子，現在的人就有二三十個，還有老祖太太、元妃姐姐、二姐姐、四妹妹、林妹妹、鳳姐姐這都是少不了的。」

探春道：「你這麼一說，我倒偶然想起來，今兒還是有一個人生日的呢。」湘雲道：「八月初三才是老祖太太的生日，今日是九月初二日，是誰的生日呢？你只怕記錯了罷！」巧姐站起身來道：「不錯，今兒是我娘的生日。姑媽倒還記得麼！」

「李紉笑道：「我倒也忘了，九月初二是璉二太太的生日。頭裡老祖太太在時，年年都要給他做的呢。」說著，早已擺席，大家坐定。等場上《遂人願》的戲唱至《團圓》，大家賞了一百多串錢。席散時，才交二更天，薛姨媽、岫煙、湘雲等大家都各自回家去了。

寶釵回到怡紅院中自己屋內，便收拾收寢。才合上眼去，只覺朦朧之中有一個美人在面前來，叫他道：「二孀娘，你可還認得

我麼？」寶釵只當是傅秋芳來了，細看時並非秋芳，卻比秋芳格外嬌媚非常。這模樣兒的可人處，又是見過的。想了一會道：「你可是小蓉大奶奶麼？」那美人笑容可掬的正要回答，只見後面轉過晴雯出來道：「寶二奶奶的眼力很好，可不是小蓉大奶奶是誰呢？」寶釵道：「你們今兒怎麼得到這兒來的呢？」秦可卿道：「前月初三是老太太生日，我們那裡林姑娘、二姑奶奶、四姑娘、璉二孀娘都來給老太太磕頭的。我們沒來，等他們回去了，我才和晴雯姐姐兩個又後來的。今兒是璉二孀娘的生日，今年四十九壽，又是金釧姐姐的生日。我們才剛兒在老太太那裡稟了辭，還要趕著回去拜壽，順路兒到這兒來請孀娘的安的。」寶釵道：「才剛兒還說今兒是鳳姐姐的生日呢。這會子，倒不如我和你們一起給拜壽去，就到你們那裡逛逛，可使得使不得？」明雯道：「寶二奶奶既然要去，不要遲了，就走才好吧。」

於是，可卿在前，晴雯在後，寶釵在中，一路行來，隱隱如在雲霧之中，明明就像並未出了大觀園的樣子。走了一會，遠遠望見一帶淡紅圍牆，走到面前，只見有幾個黃巾力士在門外把守，見了可卿等都分開兩旁，垂手侍立。寶釵問道：「這是那裡了？」可卿道：「這就是芙蓉城了。」寶釵隨著可卿走進門去，只見前面有一座石頭牌坊。寶釵心下想道：「雖然走了多少路，並未見出了大觀園，這石頭牌坊倒像省親別墅似的。」

及至走到牌坊面前看時，只見橫書四個大字是：「太虛幻境」，旁邊一副對聯上寫著道：

假作真時真作假，
無為有處有還無。

寶釵道：「怎麼這裡又是太虛幻境了麼？」可卿道：「太虛幻境就是芙蓉城，又名為離恨天，又名為灌愁海、放春山、遣香洞，其實是一個地方兒。」於是，過了牌坊便是一座宮門，金碧輝煌，上面一匾橫書四個金字道：「孽海情天」，又有一副長對聯寫道：

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，

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。

寶釵細細看了一遍，正待進去，只見宮門內早走出一群麗人來，大家齊聲笑道：「寶姐姐來了麼？」要知出來的是些什麼人，下回便見。